

海上文库

2

东写西读

陆 灏

海上文库

2

东写西读

陆 灏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 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写西读 / 陆灏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1

(海上文库; 2)

ISBN 978 - 7 - 80678 - 973 - 5

I. 东... II. 陆... III. 文学评论—世界—文集

IV. 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4089 号

东写西读

陆灏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86,5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8 - 973 - 5 / 1 · 212

定价: 1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次

读《容安馆札记》的札记	I
《三国》识小	17
梁山不好汉	27
与写字有关的瞎三话四	35
像吕叔湘那样读五代史	46
牛郎织女与袁枚的胡子	50
王太守八宝豆腐及其他	55
毛西河轶事	63
午后梦苔庵	69
在春风里散步	73

举人算得了什么	77
邵洵美二三事，听来的	85
我不是福尔摩斯迷	91
笺注	100
幸存	114
奇异的阅读	127
圈椅上的旅行家	137
罗素别传	149
狄更斯和奥斯丁的周末	153
毛姆这家伙	157
花花公子与邻家女孩	161
十二怒汉	165
后记	169

读《容安馆札记》的札记

女人哪有不美的

毛尖小姐在一篇文章中说，有家餐厅明文规定，无论实际长相如何，营业员对女性顾客一律需呼“美女”。这家餐厅的经理也许看到过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一句名言：“女人个个都美，但有一些比其他女人更美。”（Every woman is beautiful. But some are more beautiful than others.）

这句名言出自 Pearson 写的《柯南道尔传》。我没看过这本传，我是在新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看到这句话的。

读《容安馆札记》，就好似听钱先生聊天。他会告诉你

什么书有意思，什么没意思的书里有有意思的片段。因为是手稿影印，字迹潦草，中外文夹杂，乍看像天书，需仔细辨认才能读出几成，就好像与一个乡音很重的人聊天，他的话仔细听方能听懂四五成。尤其是从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读出意思来，那比别人整理好了再读，更有乐趣。

我曾听施蛰存老先生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抗战初期，施先生与钱先生同在昆明，住在一个院子里，施先生整天见钱先生在屋子里读书做笔记。杨绛先生在这部手稿集的序言中也说，许多人认为钱锺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但他自己并不以为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以钱锺书的天资过人，再加上刻苦勤奋，大概当代学人中无出其右者。

钱锺书去世后，留下的笔记手稿几百册、数万页，目前影印出版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容安馆札记》是钱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读书笔记，一直到六十年代“文革”。这又不是纯粹的读书笔记，有时像日记，记录一些读书之外的内容，如第七六一则云：“丙午（一九六六）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乘之也。”卧床十多天，有时像林黛玉那样“躺

着不受用，扶起来靠着坐坐才好”。每夜杨先生起卧多次，于是引冯梦龙《山歌》里的句子“真所谓煮粥煮饭还是自家田里的米，有病还须亲老婆也”。一段开场白后，才进入正题：病后起床，读《楚辞》自遣，接下来几十页读《楚辞》札记。

求雅愈俗

读《容安馆札记》，一如读他的《管锥编》，仿佛掉进书的海洋，由一本书引出好多书，一句话引出无数句话，让人应接不暇。

据杨绛先生介绍，钱锺书手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的笔记，读书范围涉及以上语种的历代文学作品。钱先生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却始终没有如愿，而留下了这三万四千多页的外文读书笔记。第二类是中文笔记，数量与外文笔记大致相同。第三类是读书心得，就是已经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容安馆札记》，共三大册，二千多页，分为八百零二则，有中文，也有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

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这些心得，有一部分经过发挥充实后写进了《管锥编》。所以这些札记可说是《管锥编》的原料。

《容安馆札记》大多是从中外文的书本里引出话题，偶尔也有与书关系不大的，如第一百零二则，听到邻家小女歌云：“小脚鸭子窝窝头，你不吃就是狗”，就对他女儿圆（钱媛）说：“此非民谣，必主妇恶女佣之不肯食粗粮，作歌以讽喻耳。”圆女告诉他北京有嘲小脚谜语道：“又像佛手又像桃，又像猪蹄子没有毛。”第二百零一条很有趣：“吾乡光复门内有牛屎弄。及余入大学时，偶过之，则见路牌作游丝弄矣。《夜航船》卷三‘脱雅调’条谓：由丝弄俗称牛屎弄。其本末倒置，不知此正脱俗调也。北京坊巷名此类尤多，以余所知，如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羊尾巴胡同之改杨仪宾胡同，王寡妇胡同之改王广福胡同，羊肉胡同之改羊溢胡同，牛蹄筋胡同之改留题责胡同，皆欲盖弥彰，求雅愈俗。尤奇者，臭屁胡同（西四）之改受璧胡同，几如文学家之改称文学工作者矣。”这就几乎是一篇钱味很浓的小散文，最后一句点睛之笔，应该是针对当年（五十年代）的时事。以后可查一查，当年是否不让称文学家，而改叫文学工作者？

作弄傅雷

杨绛先生说，钱锺书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那时起，无数的书在钱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有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本。

《容安馆札记》里有四分之一的外文笔记，据杨先生说：钱先生“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学的”。我的朋友刘铮还在笔记中发现一些希腊文的笔记。不要说那么多种外文，单是英语水平，我也很破，再加上钱先生字迹潦草，所以这一部分所得甚微。但偶尔认出一段话，往往有出乎意料的惊喜。第一百八十五则是读 *Spence's Anecdotes* 的英文笔记，当中又引了《波焦妙语录》（*The Facetiae of Poggio*）里的一则轶事：Giovanni Visconti批评他的秘书所拟的信函草稿，但同一封信重抄一遍再给他看时，他却称赞不已。有趣的是紧接着的一段中文文字：“六年前绛为英国文化委员会译小册，以稿示傅怒庵（傅雷），怒庵谓过于拘谨。绛告予，予以此诀授之，绛如言。怒庵果坠计中，尚沾沾自负为观书月眼

也。”杨绛先生在给傅雷的《傅译传记五种》写的代序中曾提到，她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傅雷称赞她，她只当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哪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傅雷是个老实认真的人，如果他知道被钱锺书作弄了一下，真不知要发多大的脾气。

又一百九十二则说：“余一九三六年夏始游巴黎，行篋未携英文小说，偶于旧书肆见 *Diary of Nobody*（忆在 Hugh Kingsmill *Frank Harris* 中睹其名），姑购归阅之，叹为奇作。绛亦有同好。”过了这么多年，他女儿找出这本 *Diary of Nobody* 翻阅，钱先生又重读一遍，“益惊设想之巧，世间真实情事不能出其范围”。书中有一人名 Porter，报上误植为 Porter，去函更正，则又误作 Pevoter。现实中“吴達元见人民日报载教授宣言签名误作吴達元，去函更正，则又误作吴達之”。最好看的就是这些现实中的巧合。

请客杀人的主人

《容安馆札记》字迹密集潦草，又中外文夹杂，很多人

望而却步，入宝藏而空手归。怨谁呢？当然不能怪钱先生，这本来就是他写给自己看的笔记。我们能有幸读到，好比小偷溜进了大富之家，偷不到宝贝，总不能怨人家的锁难开吧？

以前读《管锥编》，发现其中提到的中国古典小说，以《西游记》最多。据王水照先生说，钱先生本人也特别喜欢《西游记》，读了不止十遍。其他《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也时常说及，但《三国演义》却引用得很少，难免让我有些失落感——这可是我最爱读的小说啊！所以当我看到《札记》第七九七则有五页多专门谈《三国演义》，我的兴奋也就可想而知了。

钱先生曾说：“文评诗品，本无定体”，诗、词、赋“皆有月旦品藻之用，小说亦未尝不可”。《札记》拈出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的一句话：“幻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造物可谓善于作文矣”，认为此话正可以诠释亚里斯多德《诗学》中的 A probably impossibility is always preferred to an improbable possibility。陈中梅把这句拗口的话译为：“不可能发生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我想如果钱先生自己来译，可能就会直接用毛宗

岗的话。

《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中说，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鲁肃手，佯醉。钱先生批曰：“请人赴宴而伏刀斧手，本书中常事”，并由“单刀会”说开去，从“第三十四回张飞劝玄德曰：筵无好筵，会无好回（会），不如休去。《史记·项羽本纪》曰鸿门宴，《周书·萧督传》尹德毅之计”，说到莎剧《裘力斯·凯撒》，一直说到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特辟Tolomea一狱，专为请客杀人之主人而设”。朱维基译本有注释说，阿尔培利哥邀请他的兄弟和侄子来赴宴，在说出预定的暗号“把果子拿来”时，外面埋伏的刺客就冲进来把叔侄都杀了；又，杜利亚邀请他岳父来赴宴，席间把他岳父杀了。但丁写《神曲》的时候这两个杀人的主人还都活着，但他们的灵魂已先在地狱中受罚了，这就是“托雷美狱”的特权。

孔明哭周瑜

《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说的是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留下“既生瑜，何生亮”六字一命呜呼。

诸葛孔明亲往柴桑吊丧，“伏地大哭，泪如涌泉，哀恸不已”。那班原来要杀孔明为周瑜报仇的东吴诸将，看到孔明如此悲切，也都回心转意：“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合，今观其祭奠之情，人皆虚言也。”老实的鲁肃更是认为：“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

孔明哭周瑜，泪如涌泉，有没有真实的感情在，还是完全作秀？毛宗岗认为孔明祭文中“从此天下，更无知音”乃是实话，李渔评道：“周瑜自欲杀亮，亮引为知音，盖不知我则不忌我，故瑜与亮之知音，甚于世之倾盖者也。”

《容安馆札记》第七九七则又有新的见解，原文只有一句话：“当以 Montaigne, *Essais*, I. 38 (Antijovus 之哭 Pynhus, le Duc Rene de Lonsime 之哭 le Duc Chales de Bourgoegm 等) 释之。”查《蒙田随笔集》第一卷第三十八章“我们因何为同一件事又哭又笑”，安提柯的儿子在战斗中杀死了敌人皮洛斯国王，献上敌人的首级，安提柯见了大哭起来；勒内·德洛林打败查理·勃艮第公爵后，亲自在勃艮第的葬礼上为他服丧；蒙田说，并不能认为他们落的眼泪是挤出来的泪水，他们的这些举动完全是虚假、伪装的。在蒙田看来，我们的心灵经常地受到各种感情的困扰，虽然其

中的一种起着支配的作用,但那些最无力的冲动有时还会涌来。正像我们在为胜利而欢欣鼓舞时,突然又哭了,“我们并不是为此而哭。事情没有任何改变,只是我们的心灵在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事情,从另一个侧面去回顾它”。

按照钱先生的提示,我们再来分析孔明哭周瑜的微妙心态。孔明行前对刘备说:“以吊丧为由,往江东走一遭,就寻贤士佐助主公”,实在是担心周瑜死后,孙刘两家因此反目,是出于外交的需要。灵前念祭文,本来确实是作秀,但念着念着,尤其是念到“从此天下,更无知音”时,另一种情绪突然涌来,或许是一种高手失去对手的寂寞感,或许是想到自己的境遇,这时候,假哭就变成了真哭。

天下男子心

李文俊先生回忆说,当年去干校时带了一本狄更斯的原版小说《大卫·考坡菲》,钱锺书和杨绛两位先生都借去阅读。书上还留着钱先生作的记号或批语,在第五十六章《新伤与旧伤》边上批了三个字:“见黑本”。李先生起初猜不出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他读了杨绛先生《干校六记》中的一句

话：“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这才断定“黑本”准是钱先生内容丰富的笔记本。

《容安馆札记》中抄录了《大卫·考坡菲》的一段话，在第七百二十八“杂书”一则中，但抄录的并不是第五十六章，而是第六十二章《指路明灯》（钱先生把篇章名误为《爱格妮》，那是第六十章的篇名）：“哦，爱格妮啊，就在那同一时间里，我那孩子气的太太在天之灵，从你那忠诚的眼睛里，向我看着，表示嘉许。”（原为英文，此处用了张谷若的译文。）大卫·考坡菲的太太去世后，他又回到昔日的恋人爱格妮面前诉衷肠、表爱心，说了这段话。钱先生评论道：“熊鱼兼欲而尹邢不妒，天下男子心皆如是。”又引《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在太虚幻境中见一仙姬名“兼美”，“其鲜艳妩媚，大似宝钗；袅娜风流，又如黛玉”；还引《玉娇梨》及雪莱的诗，认为“或先或后，或分或合，用意皆同”。

钱先生在这里还提示我们看《札记》第一百七十五则，那是王梦楼的一首俳体诗（十首之四）：“仙籍双双定有名，底须结习善相轻。好教邢尹同廉蔺，才是人间二妙并。”邢、尹为汉武帝同时宠幸的两位夫人，汉武帝怕她们互相嫉妒，不让两人见面。天下男子心中都希望邢、尹两位夫人能像廉

颇、蔺相如那样和好共处，但钱先生却又认为，那样的前提是：“亦须两雌不争名分方中。”否则像《燕子笺》中“华行云与郦飞云貌酷似，‘几如一个印板儿印得不差’，及俱适霍都梁，则竞夺诰封花冠”是也！

德国小说、柯尔律治《笔记》、《品花宝鉴》、《聊斋志异》中的“大卫·考坡菲心思”都没有逃过钱先生的慧眼。

“福尔摩斯学说”

钱锺书先生爱读侦探小说。杨绛先生回忆他们在牛津读书时，钱先生为了放松头脑，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郑朝宗先生说沦陷期间他在上海，经常去图书馆为钱先生借书，“上自康德的《纯粹理论批判》，下迄多乐赛·余尔斯的侦探小说”，钱先生“都要借而且读得一样快”。多乐赛·余尔斯（Dorothy Sayers）是英国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女侦探小说家，她笔下的贵族业余侦探温赛爵爷气质高雅、个性风趣、言语尖刻，应该是钱先生喜欢的类型。李文俊先生“文革”前读了一本伊恩·弗莱明的“〇〇七”间谍小说，而且断言当年大陆知道“〇〇七”的不会超过一百人，但钱先生